

慎

修

刘 畅



从圆明园内檐装修研究
到北京公馆室内设计



思

永

清 华 大 学 出 版 社

首 旅 华 远 资 助 研 究 项 目



慎 修 思 永

从圆明园内檐装修研究到北京公馆室内设计

刘 畅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慎修思永”是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濂溪乐处”景点的主殿，是清代乾隆等帝王的喜至之所。作者从解读清宫样式房图档等历史档案入手，对慎修思永殿的内檐装修和空间设计进行了细致剖析，并把研究所得精华融入北京首旅华远房地产公司的“北京公馆”项目的室内设计中。

本书是对古典皇家建筑的研究用于启发现代室内设计方法所进行的一次探索，适合广大历史文化爱好者、建筑学研究者、建筑师和房地产策划人员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慎修思永：从圆明园内檐装修研究到北京公馆室内设计 / 刘畅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2
ISBN 7-302-10078-0

I. 慎… II. 刘… III. 古建筑—工程装修—建筑
艺术—研究—中国 IV. TU-8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008 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社总机：010-62770175

地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邮编：100084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责任编辑：徐晓飞 邹永华

印装者：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210 × 210 1/20 印张：11.1
版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302-10078-0/TU·246
定 价：58.00 元

目 录

引 子	5
圆明园·濂溪乐处·慎修思永	11
一、“清代第一离宫”圆明园	11
二、圆明园四十景中的濂溪乐处	22
（一）圆明园山水空间的创作思想	22
（二）圆明园四十景的布置与意境	23
（三）圆明园四十景之濂溪乐处	27
三、乾隆二十一年的濂溪乐处与慎修思永	32
慎修思永室内装修研究	39
一、慎修思永历史资料的来源	39
（一）研究清代室内装修的历史资料通览	39
（二）劫后余生的宫廷档案	41
（三）散帙殊藏的皇家建筑设计档案	43
（四）官私传抄的内廷匠作则例	44
二、解读历史图档的必要工具	47
（一）清宫样式房图样识图总说	47
（二）清宫样式房内檐装修图例要览	49
（三）清宫样式房内檐装修图样标注要览	53

三、慎修思永殿及其内檐装修剖析	56
(一) 宫廷档案中所反映的蛛丝马迹	56
(二) 慎修思永地盘画样及有关略节	57
(三) 慎修思永空间布局及使用功能分析	60
枯燥的分析和有趣的结论	67
一、雍正乾隆时期的室内设计	67
(一) 室内空间的类型和特点	67
(二) 清中期《圆明园内工现行则例》择要试注	71
(三) 室内设计职掌与管理	79
二、清代宫廷室内戏院	83
(一) 亭式室内戏台	83
(二) 台式室内戏台	86
(三) 特殊室内戏台	87
(四) 讨论	89
三、乾隆粉墨登场的地方?	89
乾隆版与慈禧版的慎修思永	93
一、清代的两次室内设计高峰	93
二、现存慎修思永图文档	94
三、雍正和乾隆父子的室内装修喜好	96
四、清代晚期慎修思永殿的室内格局	100
(一) 史料记载	100
(二) 空间和装饰分析	104
五、比较和讨论	110
关于北京公馆的室内设计	115
一、北京公馆 M4a 原有空间结构分析	115
二、濂溪乐处慎修思永写意	117
三、基本技术说明	122

引子

虽然昨日的舒适必定与今日的标准不同，但是昨日的好尚和昨日的豪华大多会以另外的面貌在今日重复。是怀旧的情结，是附庸风雅，是灵感的激发，还是灵感枯竭，这不是旁观者言语讥诮便能够解释清楚的。不去说鸡与蛋相生的起源，只描述一些现象，翻一翻建筑历史教材我们就会看到，古罗马的艺术在勃鲁乃列斯基营建佛罗伦萨主教堂的工程号子中得以“文艺复兴”，而这种复兴在后来又分别以“古典主义”、“希腊复兴”、“罗马复兴”等诸多面目出现。对于今日中国建筑如何发扬传统文化，更时尚地说是如何走上“复兴”的道路或至少形成一个带有“复兴色彩”的流派，我并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可是有一点我或可以在本书中尽量体现——历史文化的发掘是历史文化继承的基础——我们是否应当在积淀厚重的古文化面前更谦逊些，在缤纷的世界潮流中更踏实些，因而更从容些。

二〇〇四年春，北京首旅华远集团的

徐培建先生、其友人贾英涛先生和笔者三人谈天说地。今天回头来看，这次聊天便真正成为后来动笔撰写这个小册子的引子。

当时最先讲到了当前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服务高端”话题，闲谈起了一些为最富有的人们开发营造顶级豪宅项目的成败，比如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乔治镇，比如特拉华州杜邦家族发家地蒙特查宁周围地段，还有国内的那些被纷纷议论的项目。这不禁让我联想到时装大师给社交名流做时装，伺候得名流喜欢，便可由名流穿出去引领一阵风浪，大师也赢得了名声。不过时装比不得地产，地产更加经久而价昂，建筑审美问题也更加复杂。再有一点，就是地产的不可移动性，因此也便有了所谓“富人区”甚至“贵族区”。建筑学永远不是纯粹的科学，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永远是评论建筑的标尺。权且把阶级问题放在一旁，这些给富人们做的建筑确实为弘扬劳动者创造的文化起到了领头的作用。

与“富人区”相对的便是“贫民窟”，我曾经小住在大栅栏西杨梅竹斜街抬头巷，深深感触到老北京四合院保护区有不少离贫民窟相去不远，与争相“服务高端”的商业行为相对应的是现在北京地产商往往不愿意触及贫民窟问题，北京旧城保护区的改造于是也经常为了满足开发利益而“旧貌换新颜”。可恨的不是利益驱动，利益在哪里都驱动了并在驱动着，纯粹的利益驱动倒还赤裸裸地坦白，可恨的是管理者为了某些个人目的和短期效果——一些遮遮掩掩的什么驱动——于是乎仓促上马，并且和开发者串通好了用一种口径愚弄公众。清华大学的陈志华先生在《五十年后论是非》一文中特别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南池子，“2002年下半年北京报纸上发表了其中一片南池子的保护规划。这个号称保护的规划真是天大的笑话，它把南池子的老房子彻底拆光，完全重新建造。新建的是两层楼房，布置成整齐划一的方格子，房子是单元式的，完全外向。中外古今，人们找不到这种做法和‘保护’两个字有什么关系。人们也没有足够的智力看出它和老北京的历史文化一丝一毫的关系……过了几天（指2003年3月后），南池子重新出现在报纸上了，这次说的是作为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的南池子的‘改造工程’已经开工，‘改造旧四合院17所，每个院……地下2层，地上1层’。看起来大约写稿的人忙中出错，好像应该是

地下1层，地上2层。但这样把南池子贵族化的全新‘改造’，怎么能施之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呢？又怎么能施之于首都北京呢？”；另一个是三眼井胡同，“2003年2月21日至3月6日，北京公示了三眼井胡同的保护实施方案。三眼井也是四十片保护区之一，但3月6日报纸和电视在报导中所用的却是‘改建’两个字。各种媒体用同样的话给这个方案作了概括：‘将三眼井胡同改建成为北京市第一个充分体现四合院的原有风韵和格局，具有仿古民居建筑特色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恐怕没有谁能理解仿古民居怎么能变成历史文化保护区。也没有谁能理解，报导中所说的‘为三眼井历史文化保护区注入传统历史文化内涵’是什么意思。既然是历史文化保护区，为什么还要‘注入’历史文化内涵？怎么注入？像给猪肉注水那样吗？”

陈先生的议论可谓精辟，而那些糊弄人的手段可谓拙劣。其实，这里想要愚弄的不仅包括希望真正保护旧城的人，也包括南池子项目本打算“服务”的“高端”对象——对建筑文化内涵和自身行为后果不甚了了的“富人”。洋“富人”往往以洋文化赞助人的身份出现，土“富人”其实也大多有此雅兴，只是这里的水又深又混，到头来也不知道到底赞助了什么、赞助了谁。我想，购买南池子的“贵族”们一定晓得今天所谓的贫民窟在昨天是座座深宅大院，他们本来一定是怀着即将加入一个

传统文化俱乐部的喜悦心情，揣着辛苦挣来的或是天佑得来的钞票前往换取一些感官和心灵的静化和净化，但是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肯定没有想到，他们预期中的文化充盈的住宅及其周边的文化环境实际上仅仅是抽去了历史精髓、“注入”了草率和虚伪的东西；或许他们也是知道的，但是这仍然是他们在当今对草率和虚伪司空见惯的世风里的最好选择。

难道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没有心情在民众认定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仔细审视一堵堵经历多少代人抚摩、刻划、修补的墙壁，再悉心地用今天的技术手段呵护它们吗？简单地讲，设计人员缺乏的是踏实的心态；社会缺乏的是透明和争论。

在小聚的三人徐培建、贾英涛和我当中，只有我因为囊中羞涩不必为结账的事操心，自然必须为谈话多费些脑筋，一口气讲了上面的许多话，似乎就快不着调了。贾先生又把话题引回到了“服务高端”上：“踏踏实实地、明明白白地向富人们揭示传统文化，不也是复兴传统的重要努力吗？”

可我这个只啃了几年书本的小生又能服务个谁，又能揭示个啥呢？——虽然服务了、揭示了之后自己也可以炫耀一下，快活一下。

作为颇有成就的房地产经营者，徐培建先生谈起了“北京公馆”项目。所谓北

京公馆，就是徐先生主持开发的一个包容了数十户每户数百平米豪宅的高层建筑。建筑外形完全采用现代的材料和风格，并没有为了“弘扬传统”，给小姑娘化妆时添上些许皱纹，点上几颗老人斑。至于每户的室内装修和个性内涵，则需要进行单独设计。用徐总自己的话说，“我邀请了包括德国大师在内的一些设计者，可是如何在室内设计中体现中国传统风格却一直是个难题。现在搞设计的人对地地道道的传统做法了解不够，搞历史研究的人又很少真正了解设计行当需要什么样的素材。现在‘北京公馆’正好到了需要明确内涵、树立形象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把任何聊天的机会都当成了启发灵感的机会。”

徐先生眼镜片的反光仿佛告诉到了毛遂自荐的时候。我自认为了解一些传统文化，尤其对室内装修做法熟悉一点。这时候，一种尝试的冲动和自我掂量的谨慎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话语在避免冷场的压力下流淌出来，其实自己并不知道下一句话会说出什么，只是按照话语自身的逻辑，盲目地跟随着，希望找到一个什么结论；其实自己更不知道这个结论会带来什么，是一堆搪塞的话呢，还是招致一段不自量力的忙碌生活？

“如果是我这样的人来搞您这个项目的室内设计，和德国大师的作品放在一道，不仅是不能等量齐观，甚至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说老实话，我真找不出眼下

在北京城有谁能够做出国际水平的室内创作。”既然谦虚是必要的，何不帮助同行也谦虚一下。

“倒可以肯定地讲，中国古代的传世之作不仅可以讲能与今天的大师比肩，更准确地说是很多尚未经过历史洗涤的今天的大师作品未必能够望其项背。说起中国古代经典的室内设计，清代中期皇家建筑中有大量优秀作品。优秀到什么程度？简直是超乎一般人的想像，在今天的学者当中，能够透彻理解的也不多。我嘛，算个学子，也就懂得些皮毛，皮毛。”谦虚是要坚持下去的，不管是发自内心的，还是惯性使然。

但总是会有人在恰当的时候制止这种无休止的谦虚，从而引向正题。在这一点上，贾先生显然是细心而且运用自如的：“在今天借鉴或者是拷贝，或者说是‘拿来’——咱不用抄袭这个字眼——真正揭示一下到底地道的传统该是个什么样子，在传统毁得差不多成了散落的零件的土地上再建立起来，你们叫‘复原’——其实不一定只是复原，还得创作，如果来得细致准确，也可以说是一大贡献，用咱房地产行业的话说，就是一大卖点。”

“是啊，抄，抄什么呢？”我正在一步步地“入瓮”，确实无法说出这个“瓮”是别人提供的，还是自己早已在潜意识中准备好了的。

“其实‘拿来’是一个博物馆式的做

法。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馆就有一个空间‘拿来’了苏州狮子园里的一个院子。当时请的是陈从周先生做的设计。还有一个例子，美国波士顿附近有个匹博帝阿塞克斯博物馆，近几年与安徽搞文化交流，从徽州整栋地买下了一院叫做‘荫余堂’的民居，整体搬迁到美国重新组装。他们不仅搬迁了建筑，还配合老房子添盖了一组地下室，用来容纳保护维持需要的各种设备；人家的其他工作也做得细致，彻底调查研究了荫余堂主人的时代迁徙变化，研究了徽州民居的建筑特点和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并且单独兴建了一个小型展示厅，运用录像、固定展览、网络、微型图书馆等不同的现代化手段进行记录和展示。立意新颖，思路缜密，抄得坦白。可惜不好再用。”

我适时地将话题引到了自己熟悉的领域：“我在故宫的时候参与编写过一本《紫禁城内檐装修图典》，书中收集了大量精美内檐装修实例。借鉴故宫现存的古典室内装修设计倒是便利，不会太走样，而且与社会上常见的什么‘清宫式样’大相径庭，但是太容易穿帮。”

的确，不用说得大明白，在座诸位的头脑中肯定已经浮现出“高端人群”在对比宫廷室内实例和当代“高仿”后并不愉快的表情。

“最好是一些消失了的而又能够比较准确地研究复原的东西——比如说是圆明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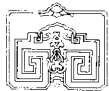
尽管还没有从谈话对象的眼中看到一丝惊喜，但是我心里已经能够感受到，这根稻草能够救了这次谈话的命，但它同时也将导致耗费我相当长的一段“私用光阴”。

“圆明园可远非仅有西洋楼，而是真正的‘万园之园’，西洋建筑只是圆明三园中长春园里的一小部分。大到园林构思，小到陈设摆什，处处精心，样样精品。研究圆明园的人很多，但圆明园殿宇内檐装修还是个相对冷僻的课题。我调查过大量关于圆明园内檐装修的资料，有文字，更有图样，甚至还有遗址和一些实物遗迹。我发现圆明园、其他西北郊园林、三海、热河和大内紫禁城宫室室内装修的风格、布局等都是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博士论文大部分就是依靠这些资料写成的。”

看在座的人开始调整姿势准备倾听的情态，我必须具体到实在的想法上不可

了，“圆明园中确实有不少趣味无穷的室内设计，比如说四十景中濂溪乐处的主殿慎修思永，这个室内设计对功能的理解、对空间的组织、对手法的运用都极其高超。如何把它移植到‘北京公馆’中去，不仅需要了解室内装修原来的真实面目，而且需要创造性的设计。要是需要前期研究的话……”

徐、贾二位先生的微微颌首是我后来的一段劳碌生活的开始，也是对下文的期待。我无法用轻松的笔调讲述下文的内容，我也不想诗化、美化研究工作的枯燥与劳累，因此，本书正文部分将以类似学术八股的面貌出现。如果说书中内容还有所遗漏的话，就是没能单辟篇幅向给予我这部分工作间接启迪和直接帮助的学界前辈和其他同道一一致谢，这也正是我在这个小册子中保留大量脚注的原因——我希望借此表达内心的敬意。



圆明园·濂溪乐处 ·慎修思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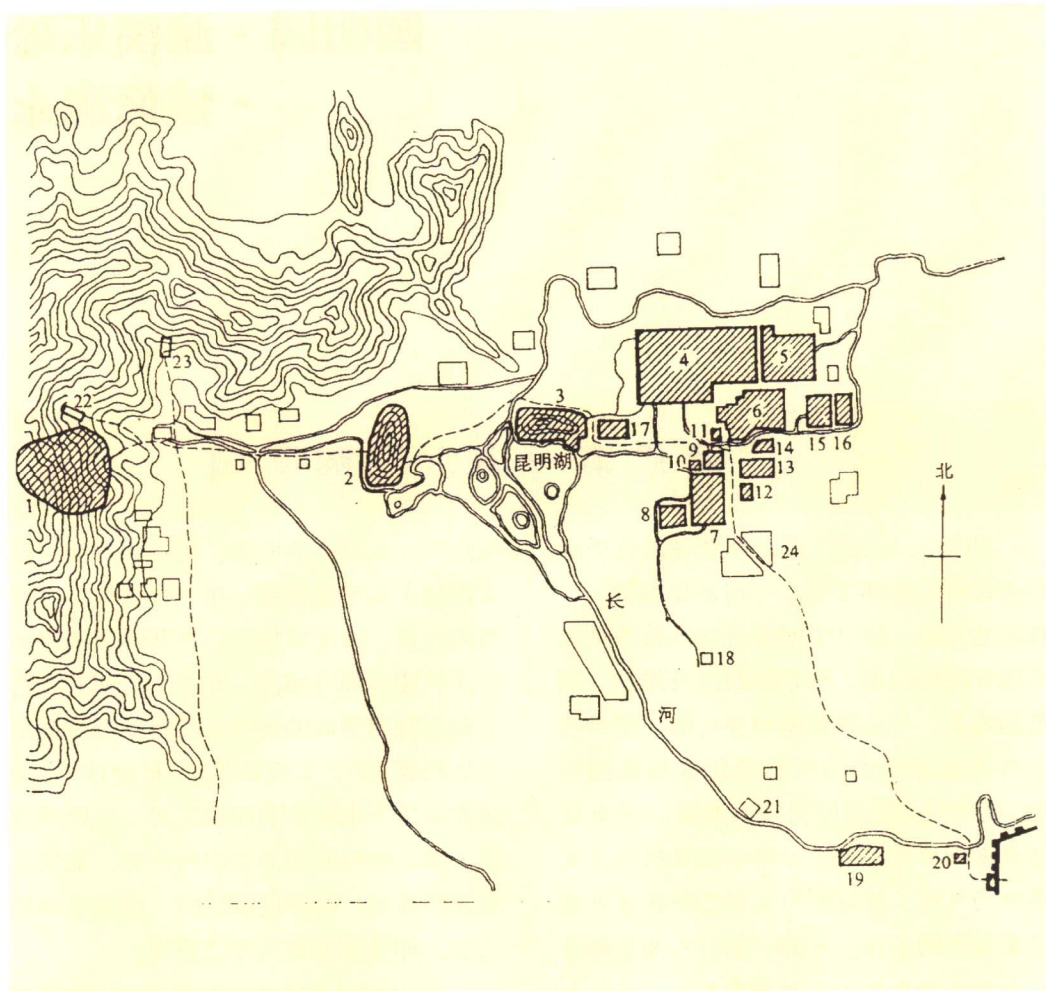
一、“清代第一离宫”圆明园

清朝入关之后，北京紫禁城的近乎全套建筑程式豁然天赐，一待消化吸收，二碑加速发育，清早中期各帝逐步跨越满汉文化交融的门槛，对紫禁城进行维护、调整和改造。与这条线索相并行的，便是清帝将营建鼎新的力气主要花在皇家园林上。周维权先生总结得言简意赅，“清朝统治者来自关外，很不习惯于北京城内炎夏溽热的气候，顺治年间皇室已有择地另建避暑宫城的拟议。再者，他们入关后尚保持着祖先的驰骋山野的骑射传统，对大自然山川林木另有一番感情，不乐于像明代皇帝那样常年深居宫禁，总希望能在郊野的自然风景地带营建居住之地。”^①因此从康熙朝开始，除了重修大内西苑（即现在中南海一区的园林）和永定门外南苑之外，朝廷着重经营京城西北郊的离宫御园和行宫御园。康熙时期在北京西北郊建造了香

山行宫、玉泉山静明园、离宫畅春园，后又营建了承德避暑和一系列的谒陵、出巡用的行宫。雍正即位后，将其赐园圆明园正式扩建成离宫园囿，开始了清朝五代君王长期驻园理政的历史。乾隆皇帝对造园最为热衷，除了大规模改建、扩建他祖、父两辈遗留下来的所有园囿之外，又频频鼎新，建有颐和园和多处出行行宫。嘉庆之后国势日衰，园囿逐渐破败，虽偶有中兴之念，却终究无复当年之盛况。

简单地讲，北京西北郊园林的鼎盛是在雍正至乾隆间，终有“三山五园”一说（如图1）。目前学术界对此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三山”，即指玉泉山、香山、万寿山；“五园”，即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万寿山清漪园、畅春园以及圆明园“五园”。静明园、静宜园和清漪园等三园因山而成，三园与三山实为一体，故可以“三山”代“三园”，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276页。



- | | | | | | |
|------------------------|--------|--------|--------|---------|--------|
| 1 静宜园 | 2 静明园 | 3 清明园 | 4 圆明园 | 5 长春园 | 6 绮春园 |
| 7 畅春园 | 8 西花园 | 9 蔚秀园 | 10 承泽园 | 11 翰林花园 | 12 集贤院 |
| 13 淑春园 (另参见文中引用最新研究成果) | 14 郎润园 | 15 迎春园 | | | |
| 16 熙春园 | 17 自得园 | 18 泉宗庙 | 19 乐善园 | 20 倚虹园 | 21 万寿寺 |
| 22 碧云寺 | 23 卧佛寺 | 24 海淀 | | | |

图 1
清盛期北京西北郊皇家园林总平面图
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或以“三园”代“三山”。然而,对于“五园”所指却存在分歧,有人认为,“五园”非指上述五园,而是指在所有皇家御园之中地位最高的“圆明五园”^①。

“圆明五园”实际上是一个阶段状态,因时兴衰有变。“五园”之称始于乾隆四十七年,是年,“奉旨淑春园改为春熙院”^②,并入皇家御园。乾隆朝的“五园”包括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今清华大学校址西半部,道光后分为熙春、近春二园,咸丰后,熙春园又改名为清华园)和春熙院(原一般认为是今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最近的研究表明,北大内原有园林为曾经是和珅赐园的“舒春园”,淑春园实际位置在长春园北,符合清代档案中的临近圆明园北楼门的说法)。嘉庆七年,“春熙院奉旨赏给庄敬故伦公主”^③,道光二年将熙春园赐予醇亲王绵恺,五园遂又转变为三园。圆明五园时期为“大圆明园”历史上范围最广的阶段。

由于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园共存最久,其间联系最为密切,而熙春园和春熙院当作御园的时间较短,故最普遍使用的是“圆明三园”的称谓。事实上,“圆明三园”也是一个阶段状态:康熙四十六年(1706年)至乾隆十年(1745年),三园中只有西部的圆明园;长春园始建于乾隆十年(1745年)前后,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基本完工;绮春园最初为王公贵胄赐园,于乾隆三十五年^④(1770年)归入

御园,并正式定名绮春园。嘉庆帝在绮春园内营造了20余处园林风景群,所以说该园的大规模改建和增建是在嘉庆朝完成的。因此,“圆明三园”基本格局的初成期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但三园最终达到全盛时期则是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圆明三园总体格局呈“品”字形,占地总面积为352公顷(如图2)。其中,圆明园为三园之首,占地面积近200公顷,长春园次之,占地70公顷,绮春园比长春园略小,占地54公顷三园间通过围墙分隔、相互独立。

正如前文所述,不论“五园”还是“三园”,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营造重点各又不同,究其核心还是西部的圆明园——西洋园林并不在其中。圆明园始建于康熙朝,当时雍正帝还是皇四子胤禛,圆明园便是“藩底赐园”,而具体创建年代未见确切记载。《日下旧闻考》称圆明园为“康熙四十八年所建”^⑤,而《康熙实录》中有康熙四十六年康熙帝来园赴宴的记载,说明圆明园历史至少可以上溯至康熙四十六年。当时的园林建筑主要在后湖附近,占地范围大约为千亩左右^⑥。“圆明”之名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玄烨所赐,其涵义为“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钟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⑦雍正即位以后第三年(1725年)对圆明园大加扩建,增建大宫门及上朝理政的前朝区,同时将园地向东扩展,形成大水域的福海景区,同时增建寝兴、礼佛及各具特色的园林风景群。

①《钦定总管内务府现形则例》,载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665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圆明园》(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665页。

③绮春园的建成和划归御园的时间尚无定论。《清史稿·职官志》载“乾隆三十七年增绮春园总领一人”,又,《内务府各作成活计清档》,乾隆三十四年传旨做御笔“绮春园”匾额,因而判断该园当于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之间成为皇家御园,并可能经历过一定规模的改造。

④[清]于敏中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⑤张恩荫,《圆明园变迁史探微》,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⑥清世宗,《御制圆明园记》,载于: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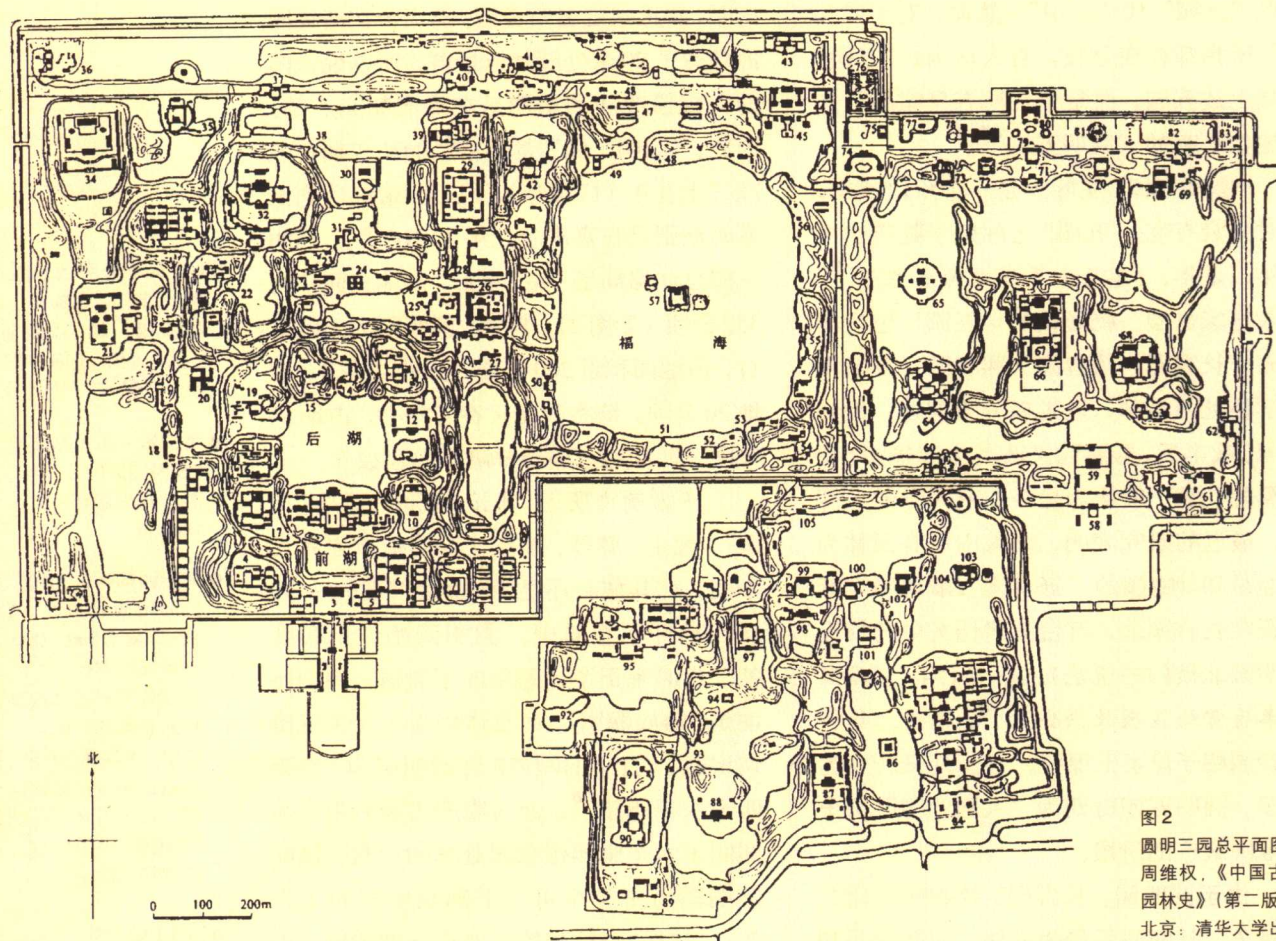


图2
圆明三园总平面图
周维权,《中国古典
园林史》(第二版),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1999年

- | | | | | | | | | | |
|----------|----------|-----------------|-----------|---------|-------------------|---------|-----------|---------|---------|
| 1 大宫门 | 2 出入贤良门 | 3 正大光明 | 4 长春仙馆 | 5 勤政亲贤 | 6 保合太和 | 7 前垂天貺 | 8 洞天深处 | 9 如意馆 | 10 镂月开云 |
| 11 九州清晏 | 12 天然图画 | 13 碧桐书院 | 14 慈云普护 | 15 上下天光 | 16 坦坦荡荡 | 17 茹古涵今 | 18 山高水长 | 19 杏花春馆 | 20 万方安和 |
| 21 月地云居 | 22 武陵春色 | 23 映水兰香 | 24 澹泊宁静 | 25 坐石临流 | 26 同乐园 | 27 曲院风荷 | 28 买卖街 | 29 舍卫城 | 30 文源阁 |
| 31 水木明瑟 | 32 濂溪乐处 | 33 日天琳宇 | 34 鸿慈永祐 | 35 汇芳书院 | 36 紫碧山房 | 37 多稼如云 | 38 柳浪闻莺 | 39 西峰秀色 | 40 鱼跃鸞飞 |
| 41 北远山村 | 42 廓然大公 | 43 天宇空明 | 44 蕊珠宫 | 45 方壶胜境 | 46 三潭印月 | 47 大船坞 | 48 双峰插云 | 49 平湖秋月 | 50 澡身浴德 |
| 51 夹镜鸣琴 | 52 广育宫 | 53 南屏晚钟 | 54 别有洞天 | 55 接秀山房 | 56 涵虚朗鉴 | 57 蓬岛瑶台 | 58 长春宫大宫门 | 59 澹怀堂 | 60 茜园 |
| 61 如园 | 62 鉴园 | 63 映清斋 | 64 思永斋 | 65 海岳开襟 | 66 含经堂 | 67 淳化轩 | 68 玉玲珑馆 | 69 狮子林 | 70 转香帆 |
| 71 泽兰堂 | 72 宝相寺 | 73 法慧寺 | 74 谐奇趣 | 75 养雀笼 | 76 万花阵 | 77 方外观 | 78 海晏堂 | 79 观水法 | 80 远瀛观 |
| 81 线法山 | 82 方轩 | 83 线法墙 (以上为长春园) | 84 绮春园大宫门 | 85 敷春堂 | 86 鉴碧亭 | 87 正觉寺 | 88 澄心堂 | 89 河神庙 | 90 春泽斋 |
| 90 畅和堂 | 91 绿满轩 | 92 招凉榭 | 93 别有洞天 | 94 云绮馆 | 95 含晖楼 | 96 延寿寺 | 97 四宜书屋 | 98 生冬室 | |
| 100 展诗应律 | 101 庄严法界 | 102 涵秋馆 | 103 凤麟洲 | 104 承露台 | 105 松风梦月 (以上为绮春园) | | | | |

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园址范围已经扩展到现在的北墙和福海东侧墙界,园内至少形成三字题名的景点33处^①,前宫后院的离宫型皇家园林基本格局已经形成。在乾隆即位以后,于乾隆元年(1736年)开始对圆明园进行大规模兴工增建。增建景

点包括安佑宫和福海东北岸的数处园林风景群,同时对原有景群进行大量的充实和提高。时至乾隆九年(1744年)园工基本告竣,最终形成“圆明园四十景”,并于同年命沈源、唐岱绘制绢本的“四十景图”。(如图3—图6)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增

① 张恩荫,《圆明大观话盛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② 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D.d.E Res.B.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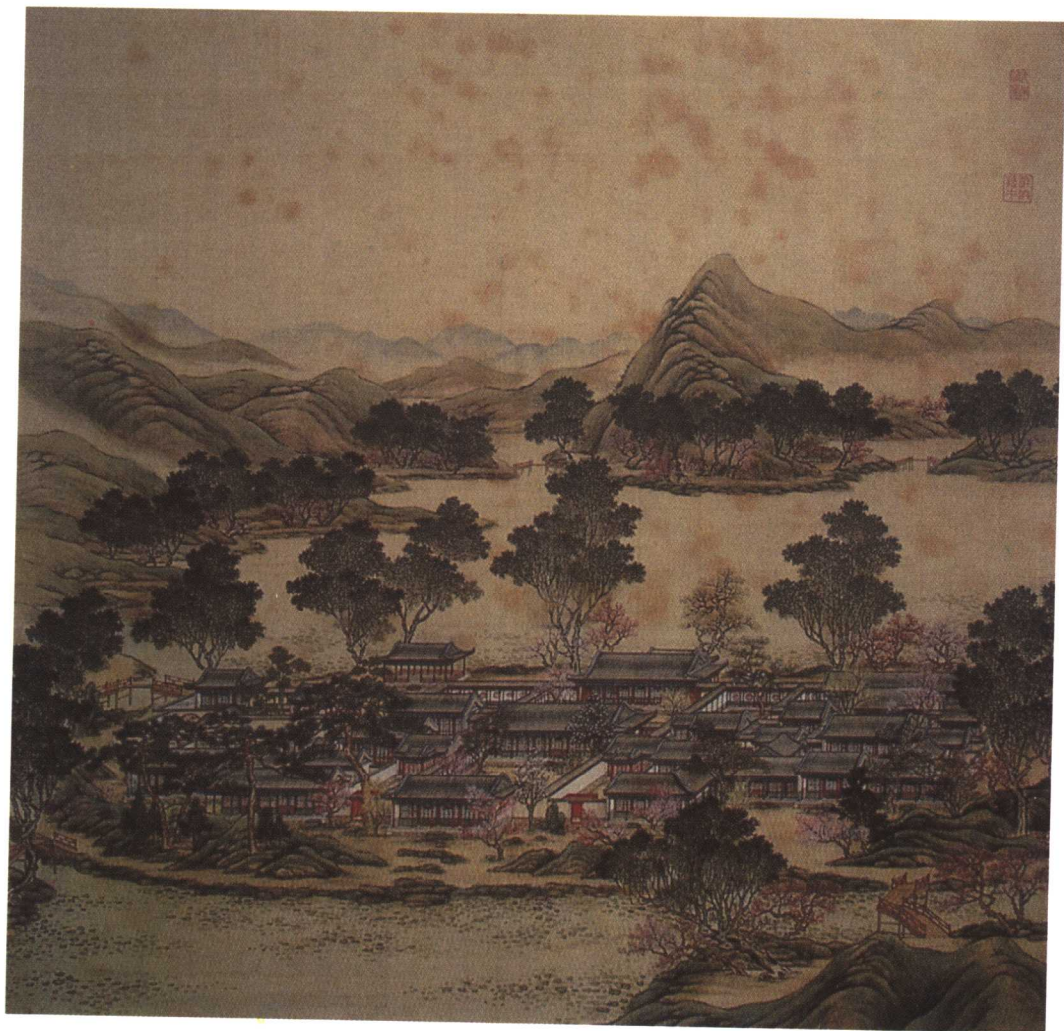


图3
圆明园四十景图之
九州清晏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圆明园四十景图



图4
圆明园四十景
图之慈云普护
法国国家图书
馆藏

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园工基本结束，此时圆明园达到了鼎盛时期。如乾隆自己所说，圆明园“规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实天宝地灵之地，无以逾此。”^①

盛极而衰，终至于毁。咸丰末年的

1860年10月18日前后，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英法联军绕经北京东北郊直扑圆明园，僧格林沁部溃败如惊鸟，圆明园顷刻落入敌手。洋强盗们遂对圆明三园进行了焚毁和抢掠，使圆明三园化作一片焦土，盛时的上百处建筑群所剩无几。其

① 乾隆：《圆明园后记》。载于：[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1322页。